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七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宋昺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二起著雍敦牂盡玄黓閹茂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

開成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射食亦翻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于坊門斷其馬尾唐諸坊之南皆有門以時啓閉斷音短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

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丁卯追贈故齊王湊為懷懿太子知湊之冤也湊被枉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太和五年　戊申以鹽鐵轉運使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判戶部李珏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按珏與嗣復並命今從實錄判使如故判謂判戶部使謂鹽鐵轉運使嗣復於陵之子也楊於陵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三年於音烏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橫戶孟翻忘身徇國故紀綱粗

立仇士良深惡之（粗坐五翻惡烏路翻下同）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

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

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陳夷行性介直惡楊嗣復為

人每議政事多相詆斥壬辰夷行以足疾辭位不許

上命起居舍人魏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魏徵謚曰文貞）鄭覃曰

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言周人思名公愛其甘棠而不敢翦伐今思魏徵之正直則亦當寶愛其故笏）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復扶又翻援于元翻下同）

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

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李宗閔貶見上卷太和九年）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近其靳翻）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鄉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纖人猶言小人也）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洪州京師東南三千九十里）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訐居謁翻）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掌録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

居右有命俯陛以聽每仗下天子與宰相議政事郎舍人亦分侍左右若仗在紫宸内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覃等諠爭既退故上因問之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為杭州刺史唐制衡州中洪州上都督府杭州上中州司馬從五品下大都督府司馬從四品下上州刺史從三品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史言文宗明不足以燭理

三月牂柯寇涪州清溪鎮牂柯蠻在涪州東九百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涪音浮鎮兵擊却之

初太和之末杜悰為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事見

上卷太和八年時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見賢遍翻下同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佛骨在法門寺故云然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佛若果愛僧尼當見于京師未幾獲白兔幾居豈翻未幾言未得幾何時也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馴松倫翻畜吁玉翻旬日而斃監軍不悅以為掩蔽聖德獨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鎮鳳翔按通鑑上卷太和八年九月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為忠武節度使代杜悰丁卯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注誣奏聽在鳳翔貪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為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悰為忠武節度使

若如上卷所書則杜悰鎮忠武不在鳳翔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采而嘗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悰為工部尚書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詩注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司馬相如封禪書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注謂騶虞也山海經騶虞如虎五色尾長于身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兎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

於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石虎字季龍唐避廟諱故稱其字以是觀之瑞豈在德玄宗嘗為潞州別駕中宗時玄宗為潞州別駕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職業此等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此意必鄭

覃之言夏五月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臘饗太廟唐制四孟及臘享于太廟唐臘用寅及饗太清宮玄宗天寶二年以西京玄元皇帝廟為太清宮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六典凡大祥瑞隨即表奏文武百寮詣闕奉賀其它並年終具表以聞有司告廟百寮詣闕奉賀又儀制令大瑞即隨表奏聞中瑞下瑞申報有司元日聞奏今皆停罷考異曰實録初上謂宰臣曰歲豐人安豈非上瑞宰臣因言春秋不書祥瑞上深然之遂有此詔補國史以為因杜悰進言今兼取之初靈武節度使王晏平自盜贓七千餘緡上以其父智興有功王智興有討橫海之功免死長流康州晏平密請於魏鎮幽三節度使魏帥何進滔鎮帥王

元達幽帥史元忠使上表雪已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户八月己亥嘉王運薨運代宗子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品為夫人正一品開元中玄宗以后妃四星一為后有后而復置四妃非典法乃置惠妃麗妃華妃以為三夫人其後復置貴妃蓋復唐初四妃之制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好呼到翻昵尼質翻近其靳翻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少詩照翻下同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

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于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復扶又翻）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唐置如京使以武臣為之內職也未知所職何事）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義武節度使張璠在鎮十五年（穆宗長慶三年璠代陳楚鎮義武）為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軍中欲立元益觀

察留後李士季不可衆殺之又殺大將十餘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遷為義武節度使義武馬軍都虞候何清朝自拔歸朝癸酉以為儀州刺史宋白曰遼州樂平郡唐武德三年置遼州八年改為箕州先天二年以玄宗嫌名改為儀州朝廷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在鎮久太和六年李彥佐代殷侑鎮義昌甲戌以德州刺史劉約為節度副使欲以代之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甘露之變之後宦官專橫遂至于此癸未始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狀至中

書然後檢勘施行先奏聞于上禁中以其狀付中書方與檢勘由歷而施行之冬十月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為留後　太子永猶不悛悛丑緣翻改也庚子暴薨考異曰按文宗後見緣撞者而泣曰朕為天子不能全一子遂救劉楚材等然則太子非良死也但宮省事祕外人莫知其詳故實錄但云終不悛過是日暴薨諡曰莊恪　乙巳以左金吾大將軍郭旼為邠寧節度使旼莫貧翻　考異曰舊柳公權傳作皎按子儀子姪名皆連日旁今從實錄宰相議發兵討易定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仰牛向翻急之則靡所不為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

以俟之乃除張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乃上表以不便李仲遷為辭朝廷為之罷仲遷為于偽謝十一月詔俟元益出定州其義武將士始謀立元益者皆赦不問　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為天平節度使以劉約為義昌節度使　丁卯張元益出定州考異曰補國史曰易定張公播卒三軍請公播子元益繼統軍務公播乃孝忠孫也公播彌留之際誡元益歸闕三軍復效幽鎮魏三道自立連帥坐邀制命廟謀未決丞相衛公欲伐而克之貞穆公議未可興師且行弔贈禮追元益赴闕若拒命跋扈討之不遲上前互陳短長未行朝典貞穆公有密疏進追元益詔意云敕張元益卿太祖孝忠功列鼎彝垂

于不朽卿乃祖茂昭克荷遺訓不墜義風文宗覽詔意深叶眷諒詔下定州元益拜詔慟哭焚墨衰請死于衆三軍將士南向稽首蹈舞流涕扶元益就苫廬請監軍使幕府進諸道例各知留後公播遂全家赴闕詔以神策軍使陳君賞為帥所謂貞穆公者李玨也按實録播定州牙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年不為相補國史蓋傳聞之説不可據今從實録　庚午上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德宗以郭子儀為尚父　太后叔父太后即謂太皇太后郭太后　在官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宫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

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䀢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俛首良久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内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䀢家太皇太后居興慶宮興慶宮謂之南内使疏吏翻還如字上好詩好呼到翻嘗欲置詩學士李珏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于理乃止甲戌以蔡州刺史韓威為義武節度使張元益既出定州乃除韓威河東節度使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東都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號綠野堂十二月辛丑詔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敦諭上道上時掌翻鄭

覃累表辭位丙午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是歲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按吐蕃衰回鶻衰而唐亦衰矣　考異曰彝泰卒及達磨立實録不書舊傳續會要皆無之今據補國史

四年春閏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此長安平樂里第也不能入見見賢遍翻上勞問賜賚使者旁午勞力到翻三月丙戌薨謚曰文忠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

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少詩照翻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夏四月戊辰上稱判度支杜悰之才楊嗣復李珏因請除悰戶部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未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珏曰陛下嘗語臣云語牛僧翻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五月丁亥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福在下復扶又翻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

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王傅散地自宰執以下貶官者居之）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政事堂在中書省）遂趨出上遣使名還勞之（勞力到翻）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覃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屬之欲翻）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累良瑞翻）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名

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史言小人排君子不遺餘力上以鹽鐵推官檢校禮部員外郎姚勗能鞫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温不聽上奏稱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姚勗權知職方員外郎而韋温爭之檢校禮部郎中而温不復言者蓋唐制藩鎮及諸使僚屬率帶檢校官而權知則為職事官故也六月丁丑上以其事問宰相楊嗣復對曰温志在澄清流

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為手偽翻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秋七月癸未以張元益為左驍衛將軍以其母侯莫陳氏為趙國太夫人賜絹二百匹易定之亂侯莫陳氏說諭將士說式芮翻且戒元益以順朝命故賞之　甲辰以太常卿崔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鄲鄲之弟也鄲多寒翻崔鄲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五年

八月辛亥鄜王憬薨憬憲宗之子　癸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蕭本詐稱太后弟上下皆稱蕭

弘是真以本來自左軍故弘為臺司所抑蕭本事見上卷元年蕭弘事見二年臺司謂御史臺官吏主案驗蕭弘者今弘詣臣求臣上聞上時掌翻乞追弘赴闕與本對推以正真偽詔三司鞫之　冬十月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記注即起居注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記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高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惟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敢聞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

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因制敕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它事開元初復詔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起居郎舍人凡入閤日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鄉嘗觀之對曰此鄉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于後上乃止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于宰相李玨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為楊妃及成美見殺張本丁卯上幸會寧殿

作樂有童子緣橦橦職容翻字様曰本音同今借為木橦字漢有都盧緣橦即此伎也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泫胡犬翻以太子永死于非命也名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構會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更工衡翻復欲爾邪復扶又翻執以付吏已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三司按蕭本蕭弘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愛州弘流儋州愛州漢九真郡梁置愛州至京師八千八百里而太后真弟在閩中終不能自

達　乙亥上疾少間閒讀如字坐思政殿名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赧奴版翻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于彊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考異曰高彥休唐闕史曰文宗開成後常鬱鬱不樂五年春風痺稍間坐思政殿問周墀云云既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俯伏嗚咽再拜而退自是不復視朝以至厭代按實錄明年正月朔上不康不受朝賀四日帝崩恐非五年春今從新傳仍置

于此

是歲天下户口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陁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㕡馺特勒為可汗㕡安盍翻馺先合翻　考異曰後唐獻祖紀年録曰開成四年回鶻大饑族帳離復為黠戛斯所逼漸過磧口至于揄林天德軍使温德彛請帝為援遂帥騎赴之時胡特勒可汗牙帳在近帝遣使説回鶻相嗢沒斯為陳利害云云嗢沒斯然之決有歸國之約俄而回鶻宰相勿篤公叛可汗將圖歸義遣人獻良馬三百以求應接帝自天德引軍至磧口援之為回鶻所誚帝一戰敗之進擊可汗牙帳胡特勒可汗勢窮自殺國昌因奏勿篤公為

署颯可汗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崩武宗即位遣嗣澤王溶告哀于回鶻使還始知特勒可汗易代按朱邪赤心若奏勿篤公為可汗安得因溶告哀始知易代乎此則自相違矣舊傳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勒柴革欲篡薩特勒可汗可汗覺殺柴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鶻相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勒可汗以盧馺特勒為可汗新傳云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陁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馺特勒為可汗今從之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潁王瀍為皇太弟瀍直連翻應軍國事權令句當句古候翻當丁浪翻且言太子成美年尚沖幼未漸

師資(澌子廉翻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玨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更工衡翻)李玨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瀍為太弟(考異曰唐闕史曰武宗皇帝王夫人者燕趙倡女也武宗為頴王獲愛幸文宗于十六宅西别建安王溶頴王瀍院上數幸其中縱酒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宫無子所立敬宗男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貴主禁掖者以安王大行親弟既賢且長遂起左右神策軍及飛龍羽林驍騎數千衆即藩邸奉迎安王中貴遥呼曰迎大者

迎大者如是者數四意以安王為兄即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語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頫孰為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擁髻褰裙走出矯言曰大者頫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頎長皆呼為大王且與中尉有死生之契汝曹或誤必赤族矣時安王心云其次第合立志少疑懦懼未敢出頫王神氣抑揚隱于屏間夫人自後聳出之衆感其語遂扶上馬戈甲霜擁前至少陽院諸中貴知已誤無敢出言者遂羅拜馬前連呼萬歲尋下詔以頫王瀍立為皇太弟權句當軍國事新后妃傳曰武宗賢妃王氏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為助畫故進號才人蓋亦取於闕史也按立嗣大事豈容繆誤闕史難信今不取從文宗武宗實録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頫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于思賢殿瀍沈毅有斷喜慍不形于色見賢遍翻沈持林翻斷丁亂翻慍於問翻

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異于諸王辛巳上崩于太和殿年三十三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貴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說式芮翻　考異曰舊傳曰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為嗣故王受禍復貶官按是時德裕未入相今從武宗實録勑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考異曰武宗實録裴夷直上言伏見二日敕令有司以今月十四日攢斂成服按文宗以二日崩豈得二日遽有此敕必誤也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以甘露之事也凡樂工及內侍得幸于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

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記檀弓秦穆公弔公子重耳曰儼然在憂服之中詩閔予小子嬛嬛在疚注疚病也在憂病之中復扶又翻以哀慕為心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内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斂大行十一日而始大斂非禮也斂力瞻翻武宗即位甲午追尊上母韋妃為皇太后　二月乙卯赦天下　丙寅謚韋太后曰

宣懿　夏五月己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為吏部尚書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珙居竦翻）秋八月壬戌葬元聖昭獻孝皇帝于章陵（章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二十里）廟號文宗　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玨坐為山陵使龍輴陷（輴敕倫翻記天子龍輴輴載柩車也畫龍于轅）罷為太常卿貶京兆尹敬昕為郴州司馬（郴丑林翻）義武軍亂逐節度使陳君賞君賞募勇士數百人復入軍城誅亂者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玨相繼罷去召淮

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于上曰致理之要致理猶言致治也在于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卒子恤翻良由執心不定故姦人得乘間而入也間古莧翻下疑間同夫宰相不

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去羌呂翻）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于大臣好為形迹（好呼到翻）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累魯水翻）以致禍敗玆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詰起吉翻）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

其悛改（悛丑緣翻）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復扶又翻）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言此物所直能幾何也）卒以與之（卒子恤翻）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史言李德裕亦不免由宦官以入相）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黠下八翻）

戛紇黠翻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結骨入貢見二百九十八卷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考異曰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安撫回鶻制作紇吃斯今從會昌伐叛記杜牧集新舊傳實錄乾元中為回鶻所破自是隔閡不通中國閡牛代翻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青山在劍河西其人悍勇悍户罕翻又侯肝翻吐蕃回鶻常賂遺之遺唯季翻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黠戛斯所敗數所角翻敗補邁翻詈回鶻曰詈力智翻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

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立厖馺事見上年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厖馺及掘羅勿考異曰舊傳作句錄末賀今從新傳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馺職特勒厖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邏郎佐翻可汗兄弟嗢没斯等嗢烏没翻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啜樞悅翻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帥讀曰率貿音茂且求内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温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西城朔方西受降城也亘

六十里不見其後亘也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新志單于府有雲伽關振武節度治單于府迦古牙翻又居伽翻考異曰新傳實録作雲伽關今從一品集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薨軍中推其子都知兵馬使重順知留後 蕭太后徙居興慶宮積慶殿號積慶太后蕭太后文宗之母 十二月癸酉朔上幸雲陽校獵 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諫議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為杭州刺史考異曰新傳曰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今從武宗實録 開府儀同

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廕其子為千牛唐制千牛備身掌執御刀服花鈿繡衣綠執象笏宿衛侍從宋白曰唐制千牛進馬並係資廕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廕子唐制從五品以上皆得廕子開府從一品宜得廕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恚于避翻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惡烏路翻出為婺州刺史婺州春秋越之西界漢為會稽郡烏傷縣地吳置東陽郡陳置縉州隋平陳為吳州其地于天文為婺女之分改婺州京師東南四千七百里婺亡遇翻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順知魏博留後事立皇子峻為杞王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瀍穆宗第五子

會昌元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　劉沔奏回鶻已退詔沔還鎮自雲迦關還鎮　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新志鸊鵜泉北十里入磧經麚鹿山鹿耳山至錯甲山據李德裕言錯子山東距釋迦泊三百里　考異曰據伐叛記烏介立在二月今從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王子烏希特勒者曷薩之弟胡特勒之叔為黠戛斯所迫帥衆來歸至錯子山乃自立為可汗二年七月冊為烏介可汗　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陳夷行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

有寵于文宗仇士良惡之（惡烏路翻）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玨出為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于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玨（湖南觀察使治潭州桂管觀察使治桂州潭州古長沙郡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秦取陸梁地為桂林郡吳于桂林置始安郡梁置桂州至京師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少詩照翻）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為德宗疑

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劉晏之死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李正己等請晏罪見上年興元初帝痛許晏歸葬貞元五年擢晏子執經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宋申錫竄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五年追悔事見上卷開成元年為于偽翻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于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名德裕等入德裕

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愼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寃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特為于偽翻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坐徂臥翻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陳王成美也嗣復弘逸志在安王安王溶也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楊妃請立安王故云然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嚮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復扶

又翻德裕等曰兹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指意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二使一往潭一往桂更貶嗣復為潮州刺史李珏為昭州刺史昭州至京師四千四百三十六里裴夷直為驩州司戶考異曰舊紀開成五年八月十七日葬文宗于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率禁軍護靈駕二人素為文宗奬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欲倒戈誅士良弘志鹵簿使王起山陵使崔鄲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弘逸季稜伏誅以楊嗣復為湖南觀察使李珏為桂管觀察使中丞裴夷直為杭州刺史皆坐弘逸季稜也貫緯唐年補錄曰五年八月云是月誅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帝即位尤忌宦官季稜

弘逸深懼之及將葬文宗于章陵聚禁兵欲議廢立賴
山陵使崔鄲鹵簿使王起拒而獲濟遂擒弘逸季稜殺
之舊王起傳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
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
奏皆伏誅舊嗣復傳五年九月貶湖南明年誅季稜弘
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李玨不利于陛下武宗性急
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玨按去年八月若已
誅弘逸季稜不當至此月始再貶嗣復等舊紀王起傳
與嗣復傳自相違今從實錄實錄又曰時有再以其事
動帝意者帝赫怒欲殺之中使既發雖宰相亦不知之
戶部尚書判度支杜悰奔馬見德裕云云舊嗣復傳曰
宰相崔鄲崔珙等亟請開延英極言云云獻替記曰會
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遇假在宅向晚聞有中使一人
向東一人向南處置二故相及裴夷直余遣人問鹽鐵
崔相度支杜尚書京兆盧尹皆云聞有使去不知其故
余遂草約奏狀二十五日早入中書崔相珙續至崔鄲

次至陳相最後至已巳時矣余令三相會食自歸廳寫狀請開延英賜對進狀後更無報答至午又自寫第二狀封進無請得樞密使至中書問有此事無樞密使對曰向者不敢言相既知只是二人嗣復李珏德裕言此事至重陛下都不訪問便遣使去物情無不驚懼請附德裕奏聖旨若疑德裕情故請先自遠貶惟此一事不可更行德裕等至夜不敢離中書請早開延英賜對至申時報開延英余遂得丞相兩省官謂曰上性剛若有一人進狀伏問必不捨矣容德裕極力救解繼以叩頭流血德裕救不得它人固不可矣及名入延英德裕率三相公立當御榻奏事嗚咽流涕云云上既捨之又令德裕召丞郎兩省官宣示今從實録亦采獻替記　宋白曰天福六年修撰起居注賈緯奏伏覩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録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惟有武宗實録一卷餘皆闕落臣今采訪遺文及耆舊傳說編六十五卷目為唐年補遺録以備將來史

館修述詔褒美付史館

夏六月乙巳詔自今臣下論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　以魏博留後何重順為節度使　上命道士趙歸真等于三殿建九天道場親授法籙道家符籙起于張道陵盛于寇謙之崇而信之則後魏世祖唐武宗也　授當作受　右拾遺王哲上疏切諫坐貶河南府士曹考異曰實錄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于三殿建九天道場帝親傳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請不度進士明經為道士不從又上書諫求仙事詞甚切直貶河南府士曹參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令與道士趙歸真于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彥謨切諫貶彥謨河南府戶曹實錄去年九月已命歸真建道場親受法

錄哲疏言王業之始不宜崇信過篤至此又有此事與舊紀劉彥謨事相類今從實錄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嗢烏沒翻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為仇請自出兵驅逐党底朗翻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為嗢沒斯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為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謂助收兩京平安史之亂也今為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

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呼韓邪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之甘露三年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史記秦李斯之言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鋭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走音奏安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為巡邊使

使察回鶻情偽臚陵如翻邊使疏吏翻　考異曰一品集賜嗢沒斯等詔曰天德軍遞至覽所奏表又曰方圖鎮撫已命使臣又知堅昆等五族深入陵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它所特勤等相率逋逃萬里歸命又曰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又曰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曰又慮邊境守臣或懷疑沮又曰故遣張賈往安撫又曰秋熱然則詔下必在此際也未還上問德裕曰嗢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嗢沒斯等帥衆而來則于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

遠依大國覬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降戸江翻朝直遙翻將即亮翻況嗢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分扶問翻頗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于吐谷渾等部中少有抄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先闘之以離其交此在兵法習者不察耳抄楚交翻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雜虜即吐谷渾沙陀党項等部落毋得先犯回

鶻考異曰舊紀八月烏介遣使告故可汗死部人推為可汗今奉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上嗢沒斯與赤心相攻殺赤心率數千帳近西城田牟以聞烏介又令其相頡干迦斯表借天德城仍乞糧儲牛羊詔王會李師偃往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賑粟二萬石舊德裕傳曰開成末回鶻為黠戛斯所破部族離散烏介奉太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于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擊之下百寮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云云帝以為然許借米三萬石伐叛記曰會昌元年二月回鶻逺涉沙漠饑餓尤甚將金寶于塞上部落博糴糧食邊人貪其財寶生攘奪之心至其年秋城使田牟監軍韋仲平上表稱退渾党項與回鶻宿有嫌怨願出本部兵馬驅逐其時天德城内只有將士一千人職事又居其半上令宰臣商量德裕面奏云云八月二十四日請賜田牟仲平詔漢兵及番渾不得先犯回鶻語在會要集奏狀中按

舊紀實錄皆采集衆書為之事前後多差互今從伐叛記一品集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田布弘正之子死于史憲誠之亂癸巳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留務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為疑閏月已亥開延英名宰相議之陳夷行于候對之所唐自德宗以後羣臣乞對延英率于延英門請對會要曰元和十五年詔于西上閤門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閤中赴延英路宋申錫之得罪也名諸宰相自中書入對延英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啗飢虜啗徒濫翻

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李德裕之本計是也至于此言特以

籍陳夷行之喙耳若以用兵大勢言之固將不計一城得失也此弊自唐及宋皆然嗚呼可易言哉夷行

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賑之忍翻考異曰

伐叛記云降使賜米二萬石尋又烏介至天德按實錄十一月初猶未知公主所在遣苗縝至嗢沒斯處訪問

月末始云公主遣使言烏介可汗乞冊命及降使宣慰十二月庚辰制曰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

塞下宜令王會慰問仍賑米二萬斛然則閏九月中烏介未至天德德裕但欲賑嗢沒斯等耳上雖許賜米而

未遣使會聞烏介在塞下因遣王會併賜之二萬斛耳非再賜也伐叛記終言其事非以閏九月中即降使賜

米也

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為太子

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先悉薦翻壞音怪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廢之者使居散地也史言李德裕以私怨而廢牛僧孺盧龍軍復亂復扶又翻下同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考異曰舊紀十月幽州雄武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言行泰慘虐請以鎮軍加討許之是月誅行泰遂以絳知兵馬事二年正月以絳知留後仍賜名仲武以兩人為一人誤也今從舊仲武傳伐叛記實錄初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傔傔苦念翻監軍傔監軍之傔從也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諳烏含翻比毗至翻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

生變今請留監軍慊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雄武軍在薊州廣漢川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仲武范陽舊將張光朝之子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嚮之鄉者張絳初殺行泰名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復却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

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團結土人為兵故謂之土團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媯州南至幽州二百九十里東至檀州二百五十里檀州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邀虜石子龕七鎮媯居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幽州昌平縣軍都陘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按今居庸關在燕京之北一百一十里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李德裕因吳仲舒之言固心服張仲武之方畧矣命掌燕留務豈徒然哉德裕奏行泰絳皆

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發兵為朝廷討亂為于偽翻與之則似有名德裕既未敢保張仲武又恐與其初論河朔事勢者相違故然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上校獵咸陽　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已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縝齎詔詣嗢沒斯縝正忍翻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嗢沒斯逆順之情從之　上頗好田獵及武戲武戲謂毬鞠騎射手搏等好呼到翻

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甞謁郭太后郭太后憲宗妃于上為祖母時居興慶宮以養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從容從干翻太后勸以納諫上退悉取諫疏閲之多諫遊獵自是上出畋稍稀五坊無復横賜横下孟翻　癸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鄲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唐書曰黠戛斯人皆長大赤髮晳面綠瞳以黑髮者為不祥黑瞳者必曰李陵苗也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于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質音

致磧七迹翻屯天德軍境上天德軍境北至磧口三百里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考異曰新傳曰達干奏主來歸烏介怒擊達干殺之南度磧進攻天德城劉沔屯雲伽關拒却之按烏介方倚唐為援豈敢攻天德今從舊紀傳實錄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帥讀曰率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比毗至翻例也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于漠

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
吝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　朝廷以回鶻
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為廵邊使察將帥
能否拭鄘之子也李鄘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二年　二月淮南節度
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杷頭烽北臨大
磧東望雲朔西望振武杷蒲巴翻　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

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右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學士判院事玄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和四年集賢御書院學士直學士皆用五品如開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公權為太子詹事此德裕所以不能免朋黨之禍也　回鶻復奏求糧復扶又翻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内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處昌呂翻　三月李拭巡邊還稱

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畧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苻澈疾病(疾甚曰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為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于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竟不行 回鶻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黠下八翻)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考異曰伐叛記曰赤心宰相欲謀犯塞嗢沒斯先布誠于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可汗戮于可汗帳下赤心所領兵馬遂潰散東去歸投幽州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赤心

怙力負氣潛圖羼階為嗢沒斯所紿誘以俱謁可汗戮于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舊傳曰回鶻相赤心者與連位相姓僕固者與特那頡啜擁部衆不賓烏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其屬嗢沒斯先布誠于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烏介戮赤心于可汗帳下并僕固二人那頡戰勝全占赤心下七千帳東瞰振武大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新傳曰嗢沒斯以赤心奸桀難得要領即密約田牟誘赤心斬帳下按一品集賜可汗敕書雖云去歲嗢沒斯已至近界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然賜可汗書意又云嗢沒斯自本國破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是則嗢沒斯自有部衆雖遥降烏介身未嘗往也安得斬赤心僕固于帳下乎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肯隨嗢沒斯同謁烏介乎蓋嗢沒斯自惡赤心桀黠誘至已之帳下而殺之耳今從新傳又伐叛記嗢沒斯殺赤心于烏介至天德下連言之舊傳亦然新傳在名諸道兵討烏介下按

一品集據回鶻到横水柵未知是那頡特下為復是可汗遣來蓋那頡特下脱勒字即那頡啜也然則虜犯横水在赤心死後故置于此河東奏回鶻兵至横水考異曰實錄符澈奏回鶻掠横水事在正月李拭巡邊前按一品集此狀云宜密詔劉沔忠順則狀必在李忠順鎮振武之後也蓋澈在太原時奏之沔除河東後德裕方有此奏故置于此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烏介時移帳保錯子山未知此兵為那頡所部為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仲武張仲武也先經畧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于野戰短于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易以致翻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情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

鶻考異曰一品集異域歸忠傳序云二年四月甲申回大特勒嗢沒斯率其國特勤宰相等內附而此四月十八日朕已言嗢沒斯送款者蓋嗢沒斯自欲誅赤心之時已送款于田牟至二十日乃率衆至天德耳故其授左金吾大將軍制云屢獻款誠布于邊將尋執反虜不遺君親戢其餓殍之徒曾靡秋毫之犯旋擒所履大節甚明蓋回鶻亂巳嗢沒斯本與赤心等來歸唐而邊吏疑阻故赤心等怨欲犯塞而嗢沒斯先告邊吏誘赤心之衆東走而嗢沒斯帥其衆降唐也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間間古莧翻且欲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遠近諸番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太和中河西党項擾邊

文宗名石雄于白州雄流白州見二百十四卷太和三年隸振武軍為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嗢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考異曰一品集嗢沒斯特勒等狀五月四日上實錄在五月丙申蓋據奏到之日也今從歸忠傳序

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惡烏路翻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于眾曰如此至日軍士必于樓前諠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

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丁亥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　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沒斯等以嗢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酋慈由翻長知丈翻）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衆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趣七喻翻）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

可勝計(勝音升)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考異曰伐叛記曰仲武招降赤心下潰兵及可汗下部落前後三萬餘人分配諸道回鶻種族遂至寡弱新舊紀皆無仲武破回鶻事舊回紇傳曰仲武大破那頡之衆全收七千帳殺戮收擒老小共九萬人那頡中箭透駝羣潛脫烏介獲而殺之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曰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妹一人大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裨王騎將不可備載諸書皆不言仲武破那頡啜日月故附于此)時烏介衆雖衰減尚號十萬駐牙于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還音旋)可汗表求糧食牛羊(因楊觀之還而上表)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于振

武羅三千石回鶻自肅代以來以馬與中國互市邀其直而償其價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鮮息淺翻出于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調徒弔翻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彼謂烏介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内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復扶又翻下同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謂受嗢沒斯降也于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嗢沒斯入朝

六月甲申以嗢沒斯所部為歸義軍以嗢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陳夷行罷為左僕射秋七月以尚書右丞李讓夷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嵐州人田滿川據州城作亂劉沔討誅之　嗢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　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劉正又屯把頭烽北宋白曰把頭烽在朔州　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

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為那頡啜屯于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離力智翻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為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城門宋白曰雲州古平城之地北至長城三百里即蕃界今大元大同府治大同縣領雲中白登二縣又有雲内州領柔服豐川二縣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

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

春驅逐回鶻　考異曰實錄六月回鶻寇雲州劉沔出太原兵禦之又云劉沔救雲州為回鶻所敗七月又云烏介過天德至杷頭烽突入大同川驅太原部落牛馬數萬轉戰至雲州新紀正月回鶻寇横水撫畧天德振武軍三月回鶻寇雲朔六月劉沔及回鶻戰于雲州敗績按一品集奏回鶻事宜狀臣等見楊觀說緣回鶻赤心下兵馬多散在山北恐與奚契丹室韋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遠去今因賜仲武詔令諭以朝旨緣回鶻曾有忠效又因殘破歸附國家朝廷事體須有存恤今奚契丹等與其同力討除赤心下散卒遣可汗漸出漢界免有滯留此狀雖無日月約須在楊觀自回鶻還赤心死耶頡啜未敗前也又賜可汗書云一昨數使却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則是可汗邀求馬價而朝廷于此盡以給之也

又七月十九日狀云望賜可汗書得嗢沒斯表稱在本國之時各有本分馬其馬價絹並合落下請充進奉以可汗本國殘破久在邊陲此已量與嗢沒斯優當其嗢沒斯以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然則給其馬價必在七月十九日前當是時回鶻必未寇雲州敗劉沔突入大同川掠太原牛馬故朝廷曲徇所求欲其早離塞下北去尚未有攻討之意也又實錄八月壬戌朔李德裕奏請遣石雄斫營取公主擒可汗戊辰又奏斫營事令且任辛未詔發陳許徐汝襄陽兵屯太原振武天德救援按一品集德裕論討襲回紇狀云臣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把頭烽早須討襲臣比知戎虜不解攻城只知馬上馳突臣料必無遊奕伏道又不會斫營儻令石雄以義武馬軍兼退渾馬驕精選步卒以為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狀無月日實錄據七日狀云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任故置之朔日耳此時猶云漸逼把頭烽則是尚未知過把頭烽南也又八月七日

論回鶻事宜狀云回鶻自至把頭峰北已是數旬奏報寂然更無侵軼察其情狀只與在天德振武界首不殊臣等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所營事望且令住更審候事勢據此狀意則是殊未知可汗深入犯雲州也又八月十日請發陳許等兵狀云臣等昨日已于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請更徵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至河冰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兼與吐蕃連結則為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令及冰未合各到所在然則回鶻突入大同川犯雲州必在八月之初一日七日猶未知九日始奏到故議發兵守備驅逐實錄新紀皆誤今從舊紀丁丑賜嗢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嗢沒斯曰思忠阿歷支曰思貞習勿啜曰思義烏羅思曰思禮考異曰舊紀六月嗢沒斯等至京師制以嗢沒斯充歸義軍使賜

姓名李思忠以回鶻宰相受邪勿為歸義軍副使賜姓名李弘順舊回鶻傳曰二年冬三年春回鶻七部共三萬衆相次降于幽州詔配諸道有嗢沒斯受邪勿等諸部降振武皆賜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貞思義今從實錄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為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誠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考異曰舊紀此詔在劉沔張仲武為招討使下按一品集八月十八日狀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誠直久在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懼朝廷處置因求奉使意在脱身又云石誠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去豈肯盡心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迴然則遣石誠直賜可汗書必在此狀之前未知後來果曾勒回否也諭以自彼國為紇吃斯所破黠戛斯一名紇吃斯蓋語音相近來投邊境撫納無

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近靳翻其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鈔楚交翻遥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謂貿太和公主以邀中國揣初委翻好呼到翻每觀蹤由時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為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呼韓邪事見漢宣帝紀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言無所愧于懷也而乃睥睨邊城

桀驁自若（睥匹詣翻睨研計翻驁五到翻）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好呼到翻）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同）回鶻為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弃于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于彼（彼謂紇吃斯）而蔑弃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事見漢宣帝元帝紀）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三道河東盧龍振武也）俟來春

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羸倫為翻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于數月之間以河朔兵並河東兵必令收功于兩月之内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一不詢羣情終為浮辭所撓撓奴教翻又奴巧翻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為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

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為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此河西謂河北之西皆會軍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鴈門關在代州鴈門縣即陘嶺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詗唐事監古銜翻使疏吏翻詗火迥翻又翻正翻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酋慈由翻長知丈翻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監使則歸之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

四十里(近其靳翻)劉沔以為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為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 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易以豉翻相息亮翻)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惡烏路翻)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任音壬)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甲辰以敏中為

翰林學士為敏中排德裕張本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契苾種帳太和中附于振武契苾何力太宗時來朝遂留宿衛蔚紆勿翻契欺訖翻

冬十月丁卯立皇子峴為益王岐為兗王　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為姦人所隔今出兵求索索山客翻上天入地期于必得上時掌翻又言將徙

訖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回鶻舊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去長安七千里開元中破突厥徙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漢高闕塞一千七百里兼已得安西北庭蒙古等五部落李心傳曰蒙古之先世居斡難河靺鞨之後也靺鞨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勃海惟黑水完彊及勃海盛靺鞨皆役屬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其部落最為強盛焉其居陰山者自號為蒙古蒙古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性情多馴良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煑而食之其遠者風俗多強武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貫骨鏃而已余謂李心傳蜀人也安能知直北事特以所傳聞書之

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　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

李德裕為書賜公主畧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髙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弃絶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為詞太和公主憲宗女也于上為姑

上幸涇陽校獵乙卯諫議大夫髙少逸鄭朗于閤中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比毗志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相曰本

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已未以少
逸為給事中朗為左諫議大夫　劉沔張仲武固稱盛
寒未可進兵請待歲首唐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欲待來春進兵　李忠順獨
請與李思忠俱進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請遣思忠進
屯保大柵從之　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
贊普之喪會要會昌三年贊普卒至十二月遣論贊等來告喪　考異曰實錄丁卯吐蕃贊普卒遣
使告喪廢朝三日贊普立僅三十餘年有心疾不知國
事委政大臣馬命將作少監李景為弔祭使據補國史
彝泰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
不書彝泰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

補國史疑文宗實錄闕畧故它書皆因而誤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卒達磨立至此五年而實錄云僅三十年亦是誤以達磨為彝泰也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弔祭使　劉沔奏移軍雲州　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丙戌立皇子嶧為德王嵯為昌王嶧音亦嵯才何翻　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為贊普綝丑林翻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

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為此也(比毗至翻為于偽翻)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剺面慟哭而出使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怨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洛門川在渭州隴西縣東南漢來歙破隗純于落門即此　考異曰補國史曰恐熱姓末名農力吐蕃國法不呼本姓但王族則曰論官族則曰尚其中字即蕃號也熱者例皆言之如中華呼郎)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屬之欲翻聚會其徒也)賊捨國族立綝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

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緋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三部落番種落之分居河隴者或云吐渾党項嗢末說式芮翻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恐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恐羅弃輜重西奔松州王涯曰從龍州青川鎮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恐熱遂屠渭州恐羅發蘸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洮土刀翻恐熱至隅水語蘸毗等曰語牛倨翻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為宰相

國内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蕪眦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蕪眦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枕職任翻藉慈夜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三 起昭陽大淵獻盡閼逢困敦七月凡一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

會昌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拓跋即党項部落也帥讀曰率契歟

訖翻考異曰舊回鶻傳云豐州刺史石雄後唐獻祖紀年錄云石州刺史石雄按是時田牟為豐州刺史今從實録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氊車數十乘氊車以氊為車屋乘繩證翻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從才用翻下侍從同衣於既翻華人謂中國人也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諜達協翻間也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輜重走重直用翻雄追擊之庚子大

破回鶻於殺胡山殺胡山即黑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考異曰舊石雄傳曰三年回鶻大畧雲朔劉沔以太原之師屯于雲州沔謂雄曰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我輩捍遏但能除患專之可也雄受教自選勁騎得沙陀部落兼契苾拓跋雜虜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氈車數十云云遂迎公主還太原回鶻傳烏介去幽州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劉沔帥兵奄至烏介驚走東北依和解室韋下營不及將太和公主同走石雄兵遇公主帳因迎歸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沔表帝為前鋒回鶻可汗樹牙於殺胡山帝與石雄銜枚夜進圍其牙帳烏介可汗輕騎而遁帝於牙帳謁見太和公主奉而歸國授一品集會昌二年十月十七日狀訪聞劉沔頗練邊事唯臨機決策不免遲疑深恐過為慎重漸失事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為

侵擾且務綏懷今既殺戮邊人驅劫牛馬頻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朝廷指揮既假以使名令為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止實録戊寅詔劉沔云云如前據德裕此狀則沔豈敢不俟詔旨擅遣石雄襲擊可汗牙帳況已有不須聞奏之詔也舊德裕傳德裕曰把頭烽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騎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伐叛記曰上問討襲之計德裕奏若以步兵與回鶻野戰必無勝理回鶻常質公主同行臣思得一計料回鶻必未知有所營石雄驍勇無敵若令揀蕃渾及漢兵銳卒銜枚夜進必取得公主兼可汗可擒上從之遂令石雄領蕃渾及漢兵夜進回鶻果無遊奕伏道直至帳幕方覺遂取得公主惟可汗輕騎而遁按德裕尋自請駐所營事而石雄於城上見公主牙帳迎得之

非因德裕之策今不取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降戶江翻將即亮翻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　庚戌以石雄為豐州都防禦使賞破回鶻之功也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胡嶠曰轄戛之北單于突厥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即室韋之一種按是時賜黠戛斯詔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　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嫁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錄新傳舊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既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

意黑車彼所謂康居用郅支故事耳致此誤也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詔停歸義軍置歸義軍見上卷上年以其士卒分隸諸道為騎兵優給糧賜　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新書曰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索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索作素宋白曰索上聲　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飲於禁翻勞力到翻　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復扶又翻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

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考異曰德裕傳云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影援德裕奏辭與此同獻替記曰三年二月十一日延英德裕奏九日奉宣令臣等向趙蕃說於黠戛斯處邀求安西北庭深恐不可其下辭亦與此同按實録辛未注吾合索始至命趙蕃飲勞之丙子中書門下奏九日奉宣且辭亦與獻替記同不知宋據何書得此辛未及丙子日也今且從其日繫於注吾合索入對之下以傳疑上乃止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罷為右僕射　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黠戛斯遣使者送太和公主為回鶻所殺事見上卷上年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

之名即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遺唯季翻下同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太和公主以長慶元年嫁回鶻至此得還安定新書作定安長知丈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帥讀曰率公

主詰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蕃無狀之罪唐公主入蕃者謂之和蕃公主今太和公主以回鶻犯邊故自謝和蕃無狀去羌呂翻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宫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陽安公主順宗之女宋白曰不至者陽安宣城真寧義寧臨真真源義昌六公主　賜魏博節度使何重順名弘敬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二十一年當作二十二年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絶

比為回鶻所隔（比毗至翻）回鶻凌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夷（殲子廉翻滅也）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孔穎達曰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得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注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

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達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若臧氏展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為卿乃賜有大功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襄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若為卿其君不賜族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之為別散則通也故左傳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北平太守謂李廣都尉謂李陵以此合族尊卑可知

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别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滹沱河酋戀由翻長知丈翻呼火故翻章懷太子後漢書注曰山海經注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畤縣東流入定州深澤縣界九域志忻代二州注皆有滹沱水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

道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並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長知兩翻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并力於西邊謂吐蕃并力以攻岐隴邠涇靈夏也無虞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劒閣之南若吐蕃寇蜀則南路自維茂入北路自嶲州入憑陵近甸旰食累朝朝直遙翻旰古案翻貞元中韋皐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盡

鈚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還從宣翻城堅卒不可又如字克見二百三十六卷德宗貞元十七十八年辛子恤翻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内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翼州有合江守捉城與棲雞城本皆唐地沒于吐蕃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宥州西界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

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畚布忖翻）及將就路宛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此言吐蕃謂中國為彼也帥所類翻）何用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復扶又翻）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謂戎蠻有攜離內向之心者畏吐蕃屠戮之慘不敢復懷反側以威虐固之制）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更工衡翻十二年為一紀太和五年悉怛

謀死至是年適十二年而運屬千年謂千載一遇之運也屬之欲翻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惡烏路翻好呼到翻下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見春秋左氏傳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

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畜許救翻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指如此

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閒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不得所猶言不安其所也）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八年）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伺相吏翻）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馬高九尺蓋稀有也高古報翻）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為之備從諫榷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榷古岳翻）又賣鐵煮

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牙職牙前將校之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好呼到翻轢郎狄翻惡烏路翻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為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為中軍兵馬使稹止忍翻考異曰實錄作莊周今從一品集孔目官王協為押牙親軍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為使宅十

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鄆音運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祕不發喪王協為稹謀曰為于協翻正當如寶歷年樣為之敬宗寶歷元年劉悟死從諫得襲事見二百四十三卷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遣勑使遣唯季翻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使押牙姜崟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崟魚音翻解戶買翻姓也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早就

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積入朝必厚加官爵供奉官亦官者也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復扶又翻國力不支請以劉積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處昌呂翻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貞元元年擒盧從史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三年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帥所類翻如李抱

真成立此軍（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永泰元年）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見二百三十五卷貞元十年）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事見文宗紀）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復扶又翻）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王元逵鎮帥何弘敬魏帥也）

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山東三州謂邢洺磁也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沮在呂翻撓奴教翻又奴巧翻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考異曰按舊紀武宗實錄所載德裕之語皆出於伐叛記伐叛記繫于劉從諫始亡之時至此君臣誅討之意已決矣下百官議及宰臣再議皆備禮耳德裕之言當在事初實錄置此誤也羣臣言者不復入矣復扶又翻下同上命德裕

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古語云輔車相依車尺遮擱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以烏介可汗尚在黑車子也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考異曰實錄云時從諫死二十日矣按姜崟等云自四月六日後不見本使而辛巳為從諫輒朝自六日至辛巳纔十八日耳實錄自相違今不取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

任音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
主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責直數千緡責徐復遣牙將
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
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勑
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
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
亦不受勑命誼兖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
陵因姜崟梁叔文辛巳始為從諫輟朝為于贈太傅詔偽翻

劉禎護喪歸東都又名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禎令父以書諭其子也從素時在朝為右驍衛將軍見賢逼翻禎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為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為忠武節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王栖曜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興元元年王智興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黄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建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

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陳許謂李光顔之兵河陽謂烏重胤之兵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唐州謂李愬之兵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復扶又翻淮西為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

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肅宗時蔡希德攻上黨不能克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郯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郯五猾翻李抱真封郯公窘田悅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二年三年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折之舌翻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扶同猶今俗言扶合也劉悟自鄆帥滑自滑徙潞鄆兵二千實從之唐末所謂元從也值寶歷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按寶歷元年以昭義節授劉從諫至是年纔十九年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

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纍稺老而已纍倫追翻稺直二翻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之口天井關在澤州晉城縣南亦名太行關關南有天井泉三所故名杜牧此説欲杜潞人之南窺懷洛也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忠武陳許兵武寧徐州兵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　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内實忌惡之惡烏路翻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内侍監知省事知内侍省事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劉悟以誅李師道為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下戶嫁翻）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廹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復扶又翻）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戊戌以宗閔為湖州刺史（史言李德裕修怨　考異曰獻替記云四月十九日上言東都李宗

閔我開北與從諫交通令澤潞事如何可別與一官不要令在東都德裕曰臣等續商量上又云不可與方鎮只與一遠郡德裕又奏云須與一郡此蓋德裕自以宿憾因劉稹事害宗閔畏人譏議故於獻替記載此語以隱其跡耳今從實錄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九域志懷州河內縣有萬善鎮河東節度使劉沔以步騎二千守芒車關芒車關即昂車關魏收地形志上黨郡沾縣有昂車嶺其地當在唐儀州東南界石會關之西新唐志潞州武鄉縣北有昂車關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榆社鎮唐之榆社縣也宋白曰榆社縣隋開皇十六年置今潞州襄垣縣理是也因今縣西北榆社故城為名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洺掠堯山堯山本柏人縣天寶

元年更名屬邢州宋白曰以唐堯大麓之地名之洺音名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冀城步兵五百益冀氏冀氏本漢猗氏縣地後魏於古猗氏縣城南置冀氏郡及冀氏縣隋廢郡存縣唐屬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八十里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朔諸鎮有自立者先悉薦翻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度徒洛翻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

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考異曰獻替記云五月十一日德裕疾病先請假在宅李相紳其日亦請假李相讓夷獨對上便決攻討之意李相歸中書後錄聖意四紙令德裕草制至薄晚封進明日遂降麻處分舊本紀下制討稹今從實錄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九域志鎮州南至趙州九十五里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翰林學士第一廳為承旨廳以翰林學士久次者為之考異曰實錄李讓夷引鉉為相今從實錄鉉元畧之子也崔元畧見二百二十三卷敬宗寶歷元年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

愬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懦怯墮敗舊風故也墮讀曰隳敗補邁翻琮乾度之子也韋乾度憲宗朝為吏部郎中以武寧節度使李彦佐為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劉沔自代州還太原以回鶻已破走也築望仙觀於禁中會要是年修望仙樓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間觀古玩翻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内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温仵合入貢仵音午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黒車子乃還

使行冊命　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近其彼斬翻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觀仇士良之教其黨則閹寺豈可親近哉　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仰車關即昂車關

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為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好呼到翻樂音洛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彝泰達磨之兄文宗開成三年卒彊其兩翻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沈持林翻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論恐熱起兵事始上卷二年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是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鎮西鎮西軍在河州西一百八十里畜許救翻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惡烏路翻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

視我如螻蟻以為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為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難乃旦翻）闔境之内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為非據夙夜慙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愜詰叶翻）恐熱得書喜徧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

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為書勸厚答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七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為昭義節度招撫使朝廷以鈞在襄陽寬厚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太祖第六子禕生德良六世至回）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鄉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

境仰給度支仰牛向翻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輸春遇翻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旨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彦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彦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彦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九域志翼城縣在絳州東北二百里宋白曰翼城本漢絳縣地後魏明帝置北絳縣於曲沃縣東隋改為翼城縣因縣東古翼城而名上從之德裕

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寃言仇士良罪惡事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開成五年為于偽翻由此為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寛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為之奏雪為于偽翻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櫜姑勞翻鞬居言翻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曰制使以別宦官之敕使自兵興以

來未之有也兵興以來謂天寶之後 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王元逵奏拔宣務柵宣務柵當在堯山縣東北擊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敗補邁翻詔切責李彦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

事多不著名從千容翻好呼到翻著陟略翻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德裕謂太和間已為相時文宗猶不如此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九域志趙州南至邢州境七十四里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自曲環李光顏以來忠武軍屢立戰功王宰智興之子於當時諸帥益少年中之翹楚者請賜弘敬詔以河陽

河東皆阻山險未能進軍河陽阻太行之險河東阻石會昂車之險閼牛代翻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令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趣七喻翻下同磁疾之翻相州東至魏州百八十里北至磁州六十里　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言不敢入懷州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

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為于偽翻語牛倨翻朝直遥翻者乃止沮在呂翻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黄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復扶又翻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

一軍不支然後更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閿險不進西軍謂河東晉絳兵也故賊得併兵南下自太行南趨懷州謂之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東都謂之洛師書洛誥曰朝至于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魏博既出師攻磁州故亟請詔王宰移軍之往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令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張知亮翻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詔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繒慈陵翻王茂元軍萬善劉

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覘丑廉翻）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時以河陽兵寡令王宰以忠武軍合義成兵援之義成軍滑州兵）茂元困急欲帥衆棄城走（帥讀曰率）都虞候孟章諫曰賊衆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强留（强其兩翻）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

至巨引兵退始登山登太行阪也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踐慈演翻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處昌呂翻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將即亮翻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肥鄉漢邯鄲縣地曹魏置肥鄉縣至唐與平恩皆屬洺州九域志肥鄉在州東三十五里平恩在州東九十里殺傷甚衆得劉稹牓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即須痛

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謂王元逵密奏弘敬持兩端也）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元年）不若遂置孟州（治置孟州因孟津為名也）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

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為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昕許斤翻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為晉絳行營節度使考異曰實録名彥佐入奏朝請俟罷兵日赴鎮按彥佐前已罷武寧今又罷晉絳復赴何鎮實録誤也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軼徒結翻突也是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大夏川在河州大夏縣西有大夏水漢古縣也夏戶雅翻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

險阻瓬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思熱怒將兵數萬追之瓬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乏不進之狀思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斷音短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思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思熱單騎遁歸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五代志翼城縣有烏嶺山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

將賊考異曰獻替伐叛記皆云十月五日上言石雄破賊而實錄已已奏到庚午對宰臣言乃是十五日恐誤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比至翻磬折言曲折其身如磬之形折之舌翻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妖於驕翻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為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樂音洛為于偽翻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見上會昌三年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敗補邁翻辛未徙沔

為義成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党項寇鹽州以前武寧節度使李彦佐為朔方靈鹽節度使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處昌呂翻聞党項分隸諸鎮綏銀靈鹽夏邠寧延麟勝慶等州皆有党項諸鎮分領之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剽匹妙翻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為擒送為于偽翻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為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為之副居於夏州理其

辭訟庶為得宜乃以兗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岐皇子也夏戶雅翻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党項副使史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六鎮鹽州夏州靈武涇原及振武邠寧也安南經略使武渾役將士治城治直之翻將士作亂燒城樓劫府庫渾奔廣州監軍段士則撫安亂衆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

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慍懟（慍於問翻懟直類翻）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名宰進攻澤州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誘音酉）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彫黃嶺在潞州長子縣西）郭僚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

（武鄉漢垣縣後魏改曰鄉縣移治於南亭川武后加武字屬潞州）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考異曰一品集十月二十三日狀緣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按此月三日宰始得天井關於十月之末豈能深入取澤州蓋十二月十三日狀二字誤在月下耳）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陵川漢泫氏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陵川縣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五里）河東奏克石會關洺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

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軼徒結翻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為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考異曰一品集正月四日狀曰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有款誠云云又曰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已來尚未殄滅然議納降亦未為晚又草詔賜石曰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聞按實錄上貶崔碣仍詔敢言罷兵者送賊境戮之德裕狀正月四日上然石發奏必在揚弁未亂前故置於此仍望詔諸道乘其上

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碣渠列翻上怒貶碣鄧城令　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王逢時以河東兵屯榆社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横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先悉薦翻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

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趣讀曰促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都頭梁季叶帥讀曰率李石奔汾州太原府西南至汾州一百餘里弁據軍府釋賈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為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兩地謂并潞也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將即亮翻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

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榮當作横事見十卷漢高祖三年四年）李靖擒頡利（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四年）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考異曰一品集奏狀云如劉稹自來却令送入輒不得受接稹若自來豈有却送入之理恐是稹下脫不字）兼遣供奉官至

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三年）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血屬謂父子兄弟至親同出於一氣者）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

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朏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事見德宗紀朏數尾翻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名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兖海步兵三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

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考異曰實錄詔側近行營量抽兵翦撲又詔王元逵以兵五千扼土門張仲武把鴈門以為聲援今從伐叛記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為遊說說式芮翻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斷音短恐楊弁之軍北出扇動雜虜與回鶻餘衆合故斷其路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羡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

九域志鎮州西至太原府四百三十里武宗之意蓋欲使張仲武出兵道鎮州趣太原耳趣七喻翻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彊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柳子列因其地列植柳樹而名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李石舊相也故呼為李相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

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為兵弁名募所致耳德裕曰名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縱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以其起於卒伍而逐節帥也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當時君相志叶議從劉稹勢已窮蹙必不肯捨之而不討德裕此言蓋深激武宗以明揚弁之決不可恕耳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

擒楊弁盡誅亂卒　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王宰父智興奏石雄罪流白州故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于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為磁州刺史為劉稹所質（質音致）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為此也（為于偽翻）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

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　丁巳以李石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石雄為河中節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元略時宰崔鉉之父）　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初退渾李萬江歸李抱玉於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謂之津梁種良馬寨蓋置於其地）　辛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按宋白續通典狗脊嶺在京城東市）　壬申李德裕言于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趣七喻翻）　而何弘敬出

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處昌呂翻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敗補邁翻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佺丑緣翻鼓腰嶺當在潞州武鄉縣北考異曰實録王宰奏賊將康良佺敗棄石會關移軍入三十里守鼓腰嶺按石會關在潞州北與河東接宰時在澤州南何以得敗良佺蓋逢字誤為宰耳　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

難珠等入貢（諦音帝）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黒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内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開元之盛隴右河西分為兩鎮而已蓋淪陷之後吐蕃分為四鎮也十八州秦源河渭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也）乃以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考異曰實録以濛為巡邊使在明年二月壬寅壬寅二十五日也按一品集會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奏狀曰緣李回等稱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黒車子收回鶻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黠戛斯使回日

已賜敕書許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各於要路出兵邀截又曰仍令代北諸軍擬擬排比又曰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必先令排比待至冬初續降中使賜詔黠戛斯使來在四年二月德裕奏狀所謂今冬防秋冬初者皆四年事也不容至五年二月始以濛為巡邊使濛之奉使要在今年春夏不知的何月日且附於此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詗吐蕃守兵衆寡糗去久翻詗翾正翻又火迥翻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劉晏以讒死于建中之初

以道士趙歸真為右街道門教授先生

吐蕃論恐熱之將尚藏豐贊惡恐熱

殘忍降於尚婢婢惡烏路翻降户江翻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為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九域志河州東南一十五里有東谷堡宋熙寧七年置婢婢為木柵圍之絶其水原恐熱將百餘騎突圍走保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夏四月王宰進攻澤州　上好神仙好呼到翻道士趙歸真得幸諫官屢以為言丙子李德裕亦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見二百四十三卷寶歷二年不宜親近近其靳翻上曰朕宫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

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燭闈旬日以來歸眞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戊寅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起以文臣未嘗執政直除使相前無此比固辭唐中世以後節度使同平章事者則謂之使相比眂至翻例也上曰宰相無内外之異朕有闕失卿飛表以聞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考異曰獻替記云減得二千二員新傳曰罷二千餘員舊柳仲郢傳曰減一千二百員今從之　仲郢

宦官有發仇士良宿公綽之子也柳公綽事憲穆歷方鎮京尹有聲績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名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

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名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分扶問翻或讀如字復扶又翻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見德宗紀上曰亦大是奇士李泌相業卓有可稱觀此則可以傳信唐人毀之者皆妄也上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倡音昌酒令者行令而行酒也唐人多好為之郤掃編曰皇甫松著醉鄉日月載骰子令又有旗旛令閃擪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勑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勑悰不敢預

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黙然左右請并勑節度使同選上曰勑藩方選倡女入宫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勑監軍勿復選甲辰以悰同平章事考異曰新表悰以相在閏月壬戌今從實録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及悰中謝既受命入謝謂之中謝上勞之曰勞力到翻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武宗之期望杜悰者如此然悰在相位其所論諫史無稱焉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七